

《沉香如屑》等剧引发书迷不满 网文影视化改编争议何时休

记者 师文静 实习生 岳欣宇

改得好与不好都被批

2022年是网络IP改编出爆款的大年。目前2022年热播剧集中,有很大一部分改编自网络小说,网络文学依旧是国产剧集的内容来源之一。从网络小说到电视剧改编的成败,往往是观众热议的关键话题。正在热播的剧集,也陷入这种争议困境。

正在热播的古装偶像剧《沉香如屑》,改编自网络作家苏寞的同名小说,讲述了六界帝君应渊与菡萏仙子颜淡的曲折爱情故事。该剧虽然是S+级别的大剧,但从剧情、特效等来看并不是非常讲究,剧情尴尬、特效粗糙、表演敷衍。该剧依旧是“三生三世虐恋”的同质化故事模型,人物情感铺垫、叙事不是很流畅。该剧从小说到剧集的影视化引发了很多“原著党”的不满,比如把小说的男主角余墨改成了剧中男二号,小说的配角人物应渊改编成剧集男主角等,都引发“原著党”的狂批,他们认为是把一段相濡以沫的唯美爱情改编成了仙侠剧套路大杂烩,为此“原著党”和演员粉丝争得不可开交。

正热播的《迷航昆仑墟》由许凯、钟楚曦等主演,改编自天下霸唱的同名小说,讲述了民国时期,以天官为首的五门之间纠葛不断、恩怨难了的往事。《迷航昆仑墟》是天下霸唱早期的作品,集合奇幻、志怪、悬疑等元素,此次影视化更像是借助天下霸唱小说的名气进行了一次全新再创。当然这个改编也不是很成功,整部剧做得也不精细,开播几日口碑并不好看。有“原著党”认为自己看剧被骗了,剧集是对小说的魔

正在热播的《沉香如屑》《迷航昆仑墟》《天才基本法》等剧,都面临着影视化改编的争议,有的剧集主创团队不得不出来解释创作思路。网文影视化是应该“照葫芦画瓢”,还是让编剧、导演在此基础上开自己的脑洞?



改,剧集与小说已经相差十万八千里,背景、故事、人物都是全新的创作。

另一部热播剧《天才基本法》口碑不错,却同样遭到“原著粉”的抗议。这部剧讲的是平行时空一群数学天才追求爱情和梦想的故事。影视化改编中,对原著做了大量的细节改编和整体人物风格、故事风格的调整。剧集中能穿越的人、穿越的方式、另一个平行世界存在的意义都进行了改编。在整体故事上,剧集后半部分更注重对青春爱情的呈现,与原著隐晦、克制的互相励志的情感略有差异。这种更加通

俗化的影视化改编,也被“原著党”吐槽,甚至大加讨伐,认为将一部精品小说改编得过于普通了。但其实对于剧集观众来说,《天才基本法》平行世界的叙事设定比较新颖,代表了影视创作的一种新潮流趋势。

影视和文学是两种东西

网络文学IP的影视化往往面临着一个争议,那就是“剧情是否尊重原著”。“原著党”所谓的“魔改”,往往是指改编后剧集与原著小说在人物、剧情、主题上存在差异。一旦剧集与原著有差

的现象。当下太多“原著党”“书粉”等群体对不合自己意的改编大力吐槽并给差评时,脾气好的导演和编剧会出来回应一下,但大多数编剧并不理会这件事。

《天才基本法》改编上的争议得到了创作者的关注,该剧导演沈严坦言,在改编前就做好了挨骂的准备,但每一部改编作品都带着创作者自己的理解,很难让所有人满意。沈严说,这部小说影视化有很多难点,比如穿越、平行空间、数学,特别是穿越、平行时空的模式需要极强的逻辑,这让编剧聂成帅很费了一番脑筋。沈严称,他自己也是书迷,不然也不会主动申请拍摄这部剧,但影视化的改编是建立在导演和编剧共同认为正确的创作思路上的。“改编成电视剧有一部分是我们的艺术创作,而文艺创作当然可以被批评,只要不是人身攻击,我都可以接受。”

《风起陇西》编剧金海曙也在采访中表示,写剧本完全按照原著走是行不通的,文学和影视本质上还是两种东西,后者必须要遵守影视创作规律,过去对着小说照本宣科的失败案例太多了。“既然是改编,就得给编剧足够的创作空间。有的小说,结构、情节、人物情感,哪一条单拎出来都立不住,不改怎么拍?为什么过去网络小说改编失败者多,成功者少?就是因为太过于迷信原著。为什么这么迷信原著?主要出于流量和口碑两方面的考量。”

改编剧集只要有自己完整的结构和叙事逻辑,有看点、有人物、有充沛的情感表达,就有自己的价值,“原著党”“书粉”等群体没有理由对一些改编作品义愤填膺且给差评。IP改编需要的是理性的观众评价。

《七人乐队》不只是怀旧 用八年的时间,致敬香港情怀

记者 宋说

七个故事, 七十年香港时光

《七人乐队》由洪金宝、许鞍华、袁和平、杜琪峯、徐克、谭家明和林岭东七位导演联合执导,七位导演从各自的视角出发,通过小人物小故事共同构建出香港七十年时光。

由洪金宝执导的《练功》,讲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京剧师傅于占元训练弟子们的故事。主角是一群在天台练功的孩子,在严师的监督下,他们苦练拳脚,为闯荡电影界打下功夫基础。影片用三个段落带动观众的情绪转换,结尾伴随着残酷惩罚收场,镜头从头破血流的少年,转向年迈的洪金宝,像是洪金宝给观众娓娓道来一段自己的记忆。

许鞍华导演的《校长》,以她擅长的温婉笔触,讲述了几位香港小学教育工作者教书育人的故事。影片中出现了很多烟火气的市井生活场景,捞金鱼、喝糖水,孩子聚在巷口拍卡片等,颇有许鞍华执导的“天水围”系列影片的味道。

谭家明的《别夜》,以风格化的色彩与视听语言,讲述一对被迫分离的年轻人,在告别前夜的眷恋与难舍;袁和平的《回归》,讲

述的是祖孙两代人的亲情羁绊与文化差异;林岭东遗作《迷路》注入了导演对故土变迁的感慨。

杜琪峯的《遍地黄金》,则透露着浓浓的黑色喜剧风。杜琪峯将故事放在一方小小的茶餐厅,三个炒股炒房的年轻人正在激情地分享着自己一夜暴富的发财梦,故事在发财、亏本又发财之间跌宕起伏。徐克的《深度对话》最出人意料,该单元故事将场景设定在一所未来的精神病院里,病人和医生的身份可以互换,叙事多次反转,故事天马行空,以荒诞描绘出导演想象的未来世界。

从《八部半》到 《七人乐队》

几位导演通过电影,传递出自己对香港这座城市和港片的情感,导演杜琪峯曾感慨,“历史上,香港从没试过这么多导演一起创作。”杜琪峯除了执导《遍地黄金》单元,还担任了《七人乐队》的监制,此次拍摄也来自他的构想,意在致敬胶片拍出的经典影像。

《七人乐队》2014年开始拍摄,最早取名《八部半》,借用了意大利电影大师费里尼名作的片名。在原定计划中,《八部半》以上世纪50年代的香港为起点,八位导演各自选取一个年代作为背景拍摄,并以最后一个“半部”作为对香港未来的展望而收尾。后来,



导演吴宇森因为身体状况不佳退出,影片片名也随之改为《七人乐队》,寓意七位风格迥异的导演,犹如七位出色的乐手,一起合奏出这曲美妙的香港城市乐章。

《七人乐队》的七个单元引领观众回顾了香港的时代变迁,七位导演身上也见证着香港电影发展的脉络。洪金宝、袁和平推动了香港功夫片的辉煌,徐克、许鞍华和谭家明是20世纪80年代新浪潮电影的代表,林岭东是香港警匪片的代表人物之一,徐克导演因其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独树一帜,最年轻的杜琪峯也以其鲜明的影像风格被推崇。

《七人乐队》每一个单元都是结束后才放出导演名,想要给观众“开盲盒”的惊喜感,不过有不少熟悉导演风格的影迷,只看开头就猜出了影片出自谁之手。这部影片被影迷称为“有生之年系列”,同时也在多个电影节受到认可,多次被列为影展开幕影片。可惜的是,这部影片是7位导演的首次联合,也是最后一次。2018年,导演林岭东因病去世,《七人乐队》中的《迷路》成为他的遗作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:徐静 美编:颜莉